

Cousin Bette



(法) 奥诺德·德·巴尔扎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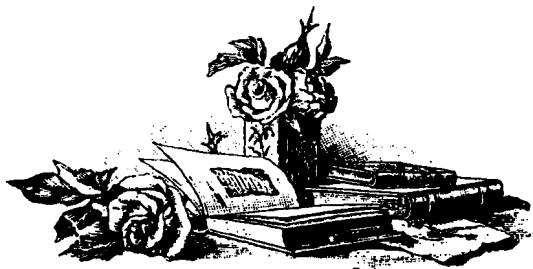
贝 姨



贝 姨

[法]巴尔扎克
春花 译

哈尔滨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99-007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姨/(法)巴尔扎克著;春花译.-哈尔滨:哈尔滨

出版社,2000.1

ISBN 7-80639-284-X

I.贝… II.①巴… ②春…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76966 号

贝 姨

作者/(法)巴尔扎克

译者/春花

责编/李红兵

封面/旺忘望

出版/哈尔滨出版社

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贵新街 170 号

电话/(0451)6225161

印刷/北京市飞达印刷厂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0.5

字数/320 千字

版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书号/ISBN 7-80639-284-X/I·75

定价/10.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

出版说明

这套外国文学名著的编选与出版，宗旨是着眼于提高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的素质。素质，作为人的精神和心理特点的总体反映，虽有先天因素，但主要靠后天培养与提高。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从丰富多采的世界文学之林精选出百部有不同代表性的传世名篇。这些作品对于读者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人格、修养、志趣、心态、能力等等，历来有这样或那样的深远的影响和熏陶。在善于阅读欣赏和批判吸收的意义上，这百部名作将有助于提升今天读者的多方面素质。

关于人的生存价值和意义。人为什么而活着与人怎么样活着，这一永恒的

大课题是人生的最根本。不同人有不同的追求与表现。《红与黑》中的于连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个人奋斗者的形象，他向往自由平等、个人幸福，追寻自我生命价值，又野心勃勃、投机伪善，从希望破灭到死不低头。杰克·伦敦笔下的马丁·伊登的一生也是一部个人奋斗史，他从困境、痛苦走到功成名就，到头却发现一切都是空假，跳海自杀。而“牛虻”和保尔·柯察金，还有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中的主人公，虽然他们是为不同性质的社会理想与革命事业而奋斗，但都充满无畏的斗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为信仰而生，甚至为信仰而死。生存就要有所追寻，活着就要有所作为，这是一切奋斗者的人生观和生命特征。因此，奋斗者为了开拓、进取，都表现出非凡的意志和毅力。“牛虻”和保尔在种种不幸和痛苦中战胜自己，就不用说了；就连《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和《一千零一夜》中的新兴商人形象，也是百折不挠的。前者到海外冒险，船只失事，只身流落孤岛，历经 28 年，战胜险恶自然，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占有财富；后者 7 次远航，历时 27 年，屡遭毁灭性打击，但顽强不屈、沉着应付，不畏艰险、化险为夷，每次归来都获得大笔财富。从世界文学名著中，我们可以思索人生感悟人生，或受到鼓舞激励，或吸取经验教训，不论收获什么还是鄙弃什么，都会在不同意义又不同程度上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人生发生作用。

选编的这些世界文学名著还有助于读者在人生修养和人格完善方面提高文明程度。如果说对生活美丑的态度和对爱情问题的态度是两大人生修养的话，那么许多作品在这方面是很能给人以启迪和感染的。《巴黎圣母院》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有的是外表美和内心美和谐统一，有的是外貌奇丑而心灵极美，有的是外表文雅、俊美但内心卑劣、阴险。雨果通过鲜明强烈的美丑对比，揭露真正的丑，鞭笞可恶的丑，肯定本质的美，讴歌善良的美；这正像霍桑在《红字》中通过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揭露当时社

会中金钱关系和宗教的虚伪，也是以人性的善和美来否定生活中的恶和丑一样。这样的作品无疑会对读者的思想感情产生积极影响。爱情描写也一样。《简·爱》、《复活》、《安娜·卡列尼娜》、《一千零一夜》、《雪国》中的女主人公，境界不同，形象各异，但都追求美好纯洁的爱情；而《包法利夫人》、《名利场》、《呼啸山庄》中的男女主角，则多为堕落、放荡之人。各个作品的描写不同，但共同的对纯洁坚贞的爱情的歌颂，对荒淫放荡的情欲的谴责，是充满震撼力感染力的。另有些作品，如《忏悔录》、《少年维特之烦恼》对个人生活史和心灵历程的坦诚再现。《父与子》中的“新人”形象，《悲惨世界》、《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描写，都肯定和赞美人性、人的自由与独立。尽管这一切有着种种时代、社会、阶级、思想的局限，但都是指向人格完善，对人的文明是有意义的。

人的素质也与阅历和文化修养有关。人的自身阅历千差万别，又都有限。具有巨大认识价值的优秀文学作品却能间接而极大地开阔人的视野。从《战争与和平》对俄法战争时期复杂历史的恢宏描写到《罪与罚》对吃人社会的深刻揭露，从《死魂灵》对俄国农奴制之黑暗与腐朽的批判到《汤姆大伯的小屋》对美国南方蓄奴制的罪恶的公诸，从福尔摩斯的不断探案过程到汤姆·索亚的历险故事，从19世纪后期工业文明入侵英国农村前后汤姆·布兰温一家三代的经历到二战期间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阴影……举凡每一部作品，都是对社会历史的艺术再现，对人间悲喜的生动展示，对世俗风情的细致刻画，使读者了解过去与未来、思考人生与世界、丰富思想与知识。所有作品作为杰出的艺术精华，无论内容与形式、构思与表现、手法与语言，都有各自的审美价值；是提高读者的审美水准和文学素养的好教材。

世界文学浩如烟海，优秀之作也如满天繁星。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读尽文学名著。然而如果一个人连几十部、十几、几部世

界文学名著都未研读、欣赏、接触，那他是可悲可怜可叹的。从什么方面来说，这对于一个人的素质都至少是一个缺憾。

百部世界文学名著献给读者，虽然不算多，但也不是少。也许正是这不多不少的不朽之作，能对提高你的素质锦上添花或者雪中送炭。关键是你读不读与怎样读。



第1章

1

1838年7月中旬，一辆马车正在大学街上奔跑。这辆在巴黎街头新流行的叫做爵爷的马车中，坐着一个穿着国民自卫军上尉制服的中等身材的胖子。

在那些以风雅为人诟病的巴黎人中间，竟有一些自以为穿上军服比便服体面的人，而他们认为，只需要戴上羽毛高耸的军帽并且全副武装，便会给那些目光短浅的女人们一个好印象。在这位第二军团的上尉的眉宇间流露出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气，这使他那红通通的肤色和着实肥胖的脸庞显得更有光彩。即使只看这道靠买卖挣来的财富罩在退休的小店老板们额上的金光，我们也可以猜到他在这座巴黎城中是个春风得意的人物，起码也是本区的助理区长之类。因此，像普鲁士人那样鼓得老高的胸脯上，荣誉勋位的绶带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佩带勋饰的男子，趾高气扬的坐在车厢的一角左顾右盼；这种情况下巴黎的行人常常能遇到一些满面春风的笑脸，而实际上那副笑脸是为他心中的美人儿的。

爵爷来到狩猎街和勃艮第大街之间的一段，停在一座大房子的门前。那座房子是在以前带有花园的旧宅空地上新建起来的，却没有改动旧宅本身，去掉了一半的院子的另一头仍保持原状。

只要看看马夫怎样侍候上尉下车，就可以知道这位上尉已经50出头了。他的一些显而易见的笨拙的举动就像出生证一样藏不了秘密。上尉重新把黄手套戴在右手，连门房也不问讯，便直接向屋子底层的石级走去，那神情似乎是在说：“她是我的了！”巴黎看门人的眼力十分高明，不会阻拦那些佩带着勋饰，穿着蓝衣，脚步沉重的人；——他们认得出有钱的人。

于洛·德·埃尔维男爵一家住在整个底层。男爵在共和政府时代当过后勤司令兼军法官，在队伍里做过军需总监，现任陆军部某个重要署的署长兼参议官，荣誉勋位二级勋章获得者，其他头衔，亦不胜枚举。

于洛男爵为了与他的哥哥有所区别，将他的出生地埃尔维改做姓氏。哥哥是有名的于洛将军，前帝国禁卫军上校，1809年战役之后被



拿破仑册封为福芝罕伯爵。凭着父亲般周密的关怀与照顾，这位长兄为了照顾弟弟，很早就把他安插在军事机关。后来由于弟兄两人的劳绩，男爵也得到了拿破仑应有的赏识。从1807年起，他成为驻西班牙大军的军需总监。

按过门铃后，民团上尉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大肚子牵动得前翻后卷的衣服恢复原状。一个穿号衣的当差一看见他，马上把他请进去，这位威风十足的要人便跟在后面进去，仆人打开客厅的门通报道：“克勒韦尔先生到！”

一听到这个名符其实的姓氏，一位高身量，金头发，保养得非常好的女子如遭被电击一般忙不迭的站起，匆匆对正在一旁刺绣的女儿说：

“奥棠丝，乖宝贝，跟你贝姨到花园里去吧。”

奥棠丝·于洛小姐很文雅的对上尉行过礼，就和一个老处女一起从玻璃门出去了。那位干瘪的老姑娘就比男爵夫人小5岁，看上去却苍老得多。

“他们要谈你的亲事呢。”贝姨凑在甥女奥棠丝耳边说。她似乎并没有因为男爵夫人打发她时对她随随便便的态度而生气。

要对这种不拘礼数的待遇解释，只看她的衣着就够了。

老处女穿着一件科林斯葡萄干颜色的毛料衣衫，裁剪和滚边都是王政复辟时代的款式，一条挑绣领围大约值3法郎，一顶系着旧缎带结子的草帽，结子周围镶有草瓣，像巴黎中央菜市场上的女菜贩戴的那种。看到那双式样分明是刚出道的鞋匠做的羊皮鞋，生客就不敢把贝姨当做主人的亲戚看待，因为她怎么看都像个做零工的女裁缝。但是老姑娘出去以前，同样冲着克勒韦尔先生打了个亲热的招呼，克勒韦尔先生会意的点了点头，说：“你明天来吗，斐歇尔小姐？”

“有外客吗？”贝姨问。

“除了你，只有我的几个孩子。”客人答道。

“那好，”她说，“我会去的。”

民团上尉再次对男爵夫人行了个礼，说道：

“夫人，我特地前来听你的吩咐。”说话间他还向男爵夫人飞了个眼风，活像个扮演答尔丢夫的外省戏子，在普瓦捷或库唐斯的城里，以为不这样望一眼艾尔密耳，就显示不出他这个角色的意义。

“先生，请跟我来，在那儿谈正经事比在客厅好一些。”于洛夫人指

着隔壁的一间房说道。从屋子的布局来看,那里应该是打牌的房间。

与这间小房子仅有一道薄薄的板壁相隔,还有一间窗户靠着花园的上房。于洛太太让克勒韦尔先等一下,她觉得,为了避免被人偷听,上房的窗和门都应该关严。她又郑重其事的关上大客厅的玻璃门,还对着坐在花园深处旧亭子里的女儿和贝姨微微一笑。然后她走回来,让打牌间的门敞着,如果有人进来,大客厅的门声就可以听见。男爵夫人这样来来往往的时候,没有被什么人看见,所以她并未刻意掩饰自己的心事;可如果有人看到她,肯定会诧异于她的慌乱。可是当她从客厅的大门走向打牌间时,脸上立刻装出一副莫测高深的表情,那是即便最直率的孩子也能运用自如的。

她这些准备工作看起来确实很古怪。与此同时,上尉则在打量小客厅里的家具陈设。本是红色的绸窗帘,被晒成了紫色,绉褶快要磨破,地毯的颜色已经褪尽,家具上的金漆已经掉光了,布满污点的花绸面子露出大块的经纬;看到这些,暴发商人平板的脸上,天真地流露出先是鄙夷,再是自满,而后是希望的表情。他照着帝国式旧座钟上面的镜子,把自己上上下下端详了一番,宣告男爵夫人到来的一阵窸窣的衣衫声使他马上摆好了姿势。

男爵夫人坐在一张 30 年前肯定很漂亮的小双人沙发上,让客人坐在一张靠椅上。靠椅上的漆脱落了不少,露出里面的白木,靠手尽头雕着斯芬克司的头。

“太太,你如此周密的防范,倒很像招待一个……”

“招待一个情人对吗?”她截住了他的话。

“这样说还不够,”他把右手放在心口,眨着眼睛,那种神情足以让任何一个冷静的女子发笑,“情人!情人!你应该说神魂颠倒的情人……”

“听我说,克勒韦尔先生,”男爵夫人的一本正经却使他笑不出来,“我知道你今年 50,比于洛小 10 岁;可是是一个女人再要胡闹,起码也要有些特殊的理由,为了美貌,或是为了年轻,为了名望,为了功绩,为了一些足以冲昏我们的头脑、使我们忘掉一切——甚至忘掉我们年纪的显赫的光华。虽然你有 5 万法郎的收入,可是你的年龄已经抵销了你的财富;在女人看来必不可少的条件,你一样也没有……”

“有爱情还不行吗?”他站起身向前走了一步,“何况那爱情……”



“不，先生，那是你死心眼儿！”男爵夫人似乎反感地截住了他的话，不让他老是无聊。

“没错，就是爱情的死心眼儿呀，并且还不止这一点，还有权利……”

“权利？”于洛太太喊道。她既鄙薄，又轻蔑，又愤慨：“算了吧，这一套说下去是说不完的；我今天请你来，不是为了旧话重提，而是要谈以前让你这位至亲不能上门的那件事……”

“可我觉得……”

“又来了！先生，我能这样轻松的、满不在乎的提到情人、爱情，这样一些使女人最为难的题目，难道你还看不出来我完全能够把握住自己吗？我甚至并不顾忌和你两个人一起关在这间屋里。你想想，没有把握的女人会这样吗？你分明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

“不知道，太太。”克勒韦尔抿紧了嘴，脸也冷冰冰的，重新摆好庄重的姿势。

“那好，我会尽可能说得少一些，省得彼此多受罪。”男爵夫人望着克勒韦尔说。

克勒韦尔带着讥讽意味行了个礼。内行人仅凭这一个动作就可看出他以前当过跑街的派头。

“我们的儿子娶了你的女儿……”

“怎么，还要重新来一遍吗？”克勒韦尔说。

“恐怕这门亲事不会成功了，”男爵夫人立刻回答：“可这件事你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的儿子不但是巴黎第一流的律师，而且已经担任了一年议员，在国会里开始的表现就很不错，不久就有当大臣的希望。维克托兰做过两次重要法案的报告员，只要他愿意，他早已当上最高法院的首席检察官了。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碰到了个没有财产的女婿……”

“哼，一个要我养活的女婿，”克勒韦尔说，“我觉得这个比没有财产还糟，太太。我养活女儿 50 万法郎陪嫁，其中的 20 万天知道花到哪儿去了……令郎拿去还债，把屋子装扮得金碧辉煌，——一所 50 万法郎的屋子，收入还不到 1.5 万，因为他自己住了最好的一部份；他还欠着 26 万法郎的屋价……收来的房租只够付屋价的利息。今年我又给了女儿两万法郎，她才对付过去。我女婿当律师的收入一年该有 3 万，

哎,听说他为了国会反而不在乎业务了……”

“先生,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不管怎么说,如果我儿子当了大臣,让你的荣誉勋位勋章晋一级,再替你弄一个巴黎市政府参议,那么,像你这样花粉商出身的人还有什么好抱怨呢?”

“啊!太太,你倒提起了这个。没错,我是做小买卖的,开铺子的,卖杏仁饼、葡萄牙香水和头痛油的,我的独养女儿高攀上了于洛·德·埃尔维男爵的公子,小女将来是男爵夫人,我该万分荣幸才是。这是摄政王派,路易十五派,宫廷派!好极啦……我喜欢赛莱斯蒂纳,跟别人喜欢一个独养女儿一样,因为我疼她,因为连兄弟姊妹都不想给她添一个,所以不管在巴黎赁居有多么的不方便,(何况是在我年富力强的时候,太太!)我同样能够忍受;可是请你搞清楚,尽管我溺爱自己的女儿,我却不愿意为了你的儿子而动摇我的产业。你可知道,在我这种做过买卖的人看来,他的花销有些不明不白……”

“先生,现在在商务部里就有一位包比诺先生,以前在伦巴第街上开了一家药铺的……”

“那是我的老朋友了,太太!……”退休的花粉商人说:“因为我,赛莱斯坦·克勒韦尔,以前曾是赛查·皮罗托老头手下的大伙计,还盘下了他的铺子;皮罗托是包比诺的岳父,包比诺那时在店里不过是个小伙计,这是他自己跟我提的,因为他,说句公道话,对有身家的人,对1年有6万法郎进款的人并不趾高气昂。”

“由此可见,先生,你所谓的摄政王派的观念早就过时了,现在人们看人只看他自身的价值;你把女儿嫁给我的儿子也不过如此。”

“你才不知道这门亲事是怎么成功的呢!”克勒韦尔大声说:“啊!单身汉的生活真是该死!如果不是我的生活乱七八糟,现在赛莱斯蒂纳早就当上包比诺子爵夫人了!”

“请你不必提既成事实的事。”男爵夫人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说的是,你这种古怪的行为太让我生气了。小女奥棠丝的亲事本来是可以成功的,这完全掌握在你的手里,我以为你宽宏大量,以为你一定会替一个心中只有丈夫没有别人的女子主持公道,以为你能够体谅我为了避免为你所累而不招待你,以为你能够为至亲考虑,促成奥棠丝和勒巴参议官的婚事……先生,你怎么竟坏了我们的事!”

“夫人,我只是实话实说。人家问我奥棠丝小姐的20万法郎陪嫁



能否兑现。我说：‘那我不敢担保。于洛家让我的女婿负担那笔陪嫁，可是他自己还负着债。我觉得，如果于洛·德·埃尔维先生明天就不在世，他的寡妇可就得饿肚子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好太太。”

于洛太太的眼睛紧紧的盯着克勒韦尔，她问：

“先生，如果我因为你而有损妇道，你还会不会这样说呢？”

“那我自然没有权利说了，亲爱的阿黛莉娜，”这个古怪的情人截住了男爵夫人的话，“因为如果真是这样，你就可以在我的荷包里找到那份陪嫁了。”

为了表明自己说到做到，胖子克勒韦尔立刻跪下，一下子捧起于洛太太的手便亲吻起来；她气得说不出话，他却以为她迟疑不决。

“难道要用这样的代价来换取我女儿的幸福？……噢！先生，你快起来，不然我就打铃叫人了……”

老花粉商很费劲地站起身来，这种尴尬的局面令他十分恼火，但他立刻又摆好了姿势。差不多所有的男人都会摆出某种以为能够显出自己的动人之处的姿势。克勒韦尔的姿势是，摆成拿破仑式的手臂，侧着四分之三的脑袋，学着画家在肖像上替拿破仑安排的目光，望着天边。他装出一副无限愤慨的样子，说：

“哼！死心塌地的信任一个好色……”

“信任一个值得信任的丈夫。”于洛太太打断了克勒韦尔的话，她不愿听的字眼。

“噢，太太，你写信把我叫来想知道我为什么那样做，可你却像个王后，用那么瞧不起人、欺负人的态度逼我，你把我当成奴才了吗？真的，你可以相信，我完全有权利来，来……追求你……因为……噢，不，我太爱你了，不能说……”

“请说吧，先生，再过几天我就48岁了，我也不是什么假贞洁的傻女人，什么话都可以听嘛！”

“那你敢不敢用贞洁做担保，——唉，我真倒霉，你的确是贞洁的，——你能不能担保，不告诉任何人是我告诉你这些秘密的？”

“如果这就是揭穿秘密的条件，那么你等会儿告诉我的荒唐事儿，我发誓对任何人包括我丈夫都不说。”

“这就对啦，因为这件事就跟你们夫妇俩有关……”

于洛太太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

“啊！要是你还爱于洛，你会觉得难受的！算了，我还是不说了。”

“说吧，先生，因为照你的说法，你应当自我解释清楚为什么要对我讲那些疯话，为什么你要死乞白赖的折磨一个像我这样年纪的女人，我只要把女儿嫁出去，就能安心心的死了！”

“我看得出来，你已经在伤心了……”

“我？”

“对呀，我的尊贵而美丽的人啊！”克勒韦尔叫道：“你太苦了，我的乖……”

“先生，出去！要不你就规矩些！”

“那好吧，太太，你知道于洛大人是怎么认识我的吗？……就在咱们的情人家里呀，太太。”

“啊！先生……”

“在咱们的情人家里呀，太太。”克勒韦尔学着舞台上说白又重复了一遍，并用右手打了一个手势。

“那么后来呢，先生？”男爵夫人语气如此镇静，使克勒韦尔惊讶得愣在那儿了。

卑鄙的好色之徒，永远也不会了解伟大的心灵。

“那时我已经嫖居了5年，”克勒韦尔回过神来讲故事似地说下去：“我很爱自己的女儿，为了她的利益，我甚至既不愿续娶，也不想在家里发生什么关系，虽然我那时有一个很漂亮的女账房；于是我就把一个15岁的女工养在一个大家常说的那种小公馆里。哦，那个美人儿简直是个天仙。说实话，我爱她爱得简直要发狂了。所以，太太，我又把乡下的姨母接出来，跟小媳妇儿住在一起，监督她，让她在这个……这个不三不四的地位上尽可能的安分守己。小乖乖很有音乐天赋，我替她请了老师，让她受教育。（总得找点事儿给为解解闷啊。）而且，我同时想做她的父亲，恩人，还有……推开天窗说亮话，情人；做了件好事，又得了个情妇，岂不是一举两得吗？就这样，我一直快活了5年。小乖乖的嗓子能让一家戏院发财，除了说她是女人之中的杜泼雷，我简直没法形容她。光是为了栽培她唱歌，我每年就能花上2000法郎。她让我对音乐着了迷，为了她和我的女儿，我在意大利剧院长期租有一个包厢，今天带赛莱斯蒂纳去，明天带约瑟法去……”

“什么，就是那个著名的歌唱家吗？”



“没错，太太，”克勒韦尔洋洋得意的回答：“这个有名的约瑟法哪一样不是靠了我……言归正传，1834年，小乖乖20岁，我以为她会永远忠于我，就把她宠过了头。我想让她消遣消遣，就把一个漂亮的女戏子珍妮·卡迪纳介绍给她，她俩的命运倒有不少相似之处。珍妮完全是靠一个后台费尽心机培养成功的，你知道吗？这个后台便是于洛男爵……”

“这我知道，先生。”男爵夫人的声音还是那样镇静。

“噢！”克勒韦尔却更加诧异了：“那好！可是你知不知道，你那个老妖精似的丈夫开始照顾珍妮·卡迪纳的时候，她只有13岁？”

“那么先生，后来呢？”

“珍妮·卡迪纳认识约瑟法的时候，两个人都20岁了，男爵从1826年起，那时你比现在还要小12岁，就像路易十五对待德·罗曼小姐那样……”

“先生，我放任于洛是有我自己的理由的。”

“太太，你这种谎话毫无疑问，可以抵销你所有的罪过，让你顺利地进入天堂，”克勒韦尔的狡诈神情，让男爵夫人脸红了：“我敬爱的伟大的太太，你这句话也许可以瞒得了别人，却糊弄不了我克勒韦尔老头。你知道，我跟你那个坏蛋丈夫总在一起花天酒地地混得太久了，不可能不清楚你的好处！两杯酒下肚，他有时会先原原本本地说出你的优点，再把自己臭骂一顿。嗯！我对你太了解了：你是一个天使。如果把你和一个20岁的少女放在一起，一个好色的人也许还会踌躇不决，我可决不会犹豫。”

“先生！”

“好，我不说了……不过，圣洁的太太，你知道吗？做丈夫的一旦喝醉了，能把太太的事一古脑儿的都说给情妇们听，让她们笑破肚子。”

于洛太太又羞又愤的泪珠在美丽的睫毛中间亮起，克勒韦尔看到这里，立刻把话咽回肚里，甚至忘了摆那个拿破仑式的姿势。

“我们还是说正题吧，”他继续道：“因为娘儿们的关系，我跟男爵交了朋友。像所有的好色鬼一样，男爵和气得狠，人也痛快。噢！那时我太喜欢他了，这家伙！真的，他玩意儿多得很。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啦……总之，我们俩就像兄弟一样……这坏蛋，一派摄政时期的作风，拚命地想带坏我，在男女关系上宣传那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话，告诉我什么才叫王爷气派，宫廷气派；但是我，凭我对那小姑娘的爱情，真想

把她娶过来,如果不怕生孩子的话。以当时的交情,我们两个怎么会不想结个儿女亲家呢?赛莱斯蒂纳出嫁3个月后,于洛(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说他,这个混蛋!他把咱们两个都欺骗了,太太!……),噢,这混蛋偷上了我的约瑟法。那时珍妮·卡迪纳在舞台上越来越走红,这坏东西知道她的心已经被一个年轻的参议员和一个艺术家(真是饥不择食!)占去了,他就来抢我可怜的小情人,一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噢!你一定在意大利剧院见过她,那是靠了他的情面才进去的。你的丈夫可不像我那么有分寸,不像我那样跟一张井井有条的五线谱似的,(他为了珍妮·卡迪纳已经花费了不少,每年差不多3万法郎。)这回,你知道,他为了约瑟法终于把钱都弄光了。约瑟法,太太,是个犹太人,姓弥拉(Mirah),是希兰(Hiram)一字的颠倒,是为了辨认而特意做的犹太标记,因为她是小时候被人丢在德国的。(根据我的调查,她是一个犹太银行家的私生女。)在我管教之下,她一向很规矩,不大花钱;可是一进戏院,再加上珍妮·卡迪纳、匈兹太太、玛拉迦、卡拉比纳那群人教会了她如何应付老头儿,把她早期那希伯来人喜好金银珠宝与金钱的本性唤醒了。这个成名后的歌女,变得贪得无厌,只想搞钱,搞大钱。别人为她挥霍的,她却并不拿来挥霍。她把于洛老太爷当成了试验品,软骗硬诈,把他刮得一干二净。就算不提那群专捧约瑟法的无名群众;该死的于洛也得先和凯勒家里的一个弟兄还有埃斯格里尼翁侯爵斗法。这两个人也都是被约瑟法迷住了的;然后,又来了一个大财主,自命为提倡艺术的公爵,把她抢去了。你们叫他什么来着……矮冬瓜对吗,那个埃鲁维尔公爵?这位阔佬一心想独占约瑟法,风月场中的人都在谈论这件事,只有男爵一个人不知道了;在私情方面,跟别的方面一样,他完全被蒙在鼓里:情人,和丈夫一样,总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现在,你该知道我所谓的权利了吧?好太太,是你的丈夫把我的幸福、我鳏居以后唯一的乐趣夺走了。是啊,要不是我倒霉,遇到这样一个老流氓,时至今日约瑟法还是我的呢;因为,告诉你,我永远也不会让她进戏院,她也不会出名,她只会安安分分地守着我。噢!如果你能在8年前看到她:瘦瘦的,神经质的,金黄色的皮肤像安达尔西亚美女,墨油滑的头发像缎子,眼睛在褐色的睫毛中间闪闪发光。她大得像位公爵夫人一样,既朴素,又庄重,野鹿般惹人怜爱。可这些都由于洛给带坏了。这些风韵,这种纯洁,都变成了陷人坑,变成了销金窟。这个小女人像俗语所



说的淫恶之母，习惯于油腔滑调。以前她可是单纯得连油嘴滑舌这个字眼都没听说过。”

说到这里，老花粉商擦了擦眼泪。这种真实的痛苦打动了于洛太太，把她恍恍惚惚的心也收了回来。

“你认为，太太，一个人到了 52 岁，还能找到这样的宝贝吗？在这年纪，爱情的代价至少是 3 万法郎一年，这个数字是从你丈夫那里知道的；并且我太喜欢赛莱斯蒂纳了，不想让她的财产受到分毫损害。在你第一次招待我们的晚会上，看见你的第一眼就让我弄不懂为什么于洛这小子还要养着个珍妮·卡迪纳……你的气质就像皇后一样……太太，你还不到 30 岁，看上去那么年轻，而且实在是漂亮。老实说，那天我真的动了心，便暗地里盘算：‘如果我没有约瑟法，那么于洛老头既然把他的女人扔在一旁，她对我倒跟手套一样合适。’啊！对不起，我又说了一句生意人的口头禅。我总是会露出花粉商的马脚，吓得我不敢再想当议员。——对两个像我们这样的老伙计，朋友的情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既然男爵那么卑鄙的欺骗了我，我就发誓一定要弄到他的妻子，这才算公平。男爵不会有什么话说的，咱们俩就应该扯平。谁知我刚开口说出我的心里话，你就把我像癞皮狗一样撵了出去；但这只是加强了我的爱情，加强了我的死心眼儿。如果你承认这样说的话，你迟早会是我的。”

“这怎么可能？”

“我只知道一定会的。我只想告诉你，一位心中只有一个念头的蠢头蠢脑的花粉商，（而且是已经告老的，别忘了！）比起那种念头成千上万、聪明伶俐的人来，要强得多。我已经为你而疯狂了，而且你还是我的报仇工具！这就又把我的热情增加了一倍。我这是开诚布公对你说的，拿定了主意说的。就像你对我说：‘我决不会是你的’，我对你说的话也是同样的冷静。总之，就像俗语说的那样，我把牌摊在桌上打。我想，总有那么一天，你一定会是我的……噢！哪怕你到了 50 岁，你还是要做我的情妇，这根本不成问题，因为我，我料到你丈夫有一天……”

于洛太太对这个老谋深算的市侩，害怕得直瞪眼睛，说不出话来。克勒韦尔以为她要疯了，也不敢再往下说了。

“这些都是你自己招来的，是你瞧不起我，挑拨我，我才不得不说的！”他觉得刚才那几句狠毒的话，需要再解释一下。